

夜读偶记

用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

慕白诗集《有诗为证》阅读札记

| 宫白云 文 |

山水大地与自然万物亘古自在,却不必要也不会自动写作,而诗人却能以他们的诗歌使它们得以确立,它们最丰富的内涵与美感,都在诗歌中释放出来,为诗歌所拥有。被称为“自然诗人”“山水诗人”“行吟诗人”或“抒情诗人”的慕白新出版的诗集《有诗为证》,就是这样一部为天地山水立传的力作,诗人以其高迈的灵性和超凡的感知接通天地万物,把自然存在与诗歌交织一起,以自足的形相创造,把一个有情有相的“有诗为证”的世界呈现给世人。

阅读慕白的这部《有诗为证》时,不知不觉中就想起了策兰说的“只有真实的手才写真实的诗”这句话,慕白的《有诗为证》恰是在用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。诗人正是借助于存在之真,实现了对生活诗意的栖居的追求和表达。整部诗集诚恳内敛的叙事又不乏抒情性与戏剧感,不露痕迹的自如转换,平静的彻悟,都显示出诗人一种“得道者”的轻松自如。

慕白在这部诗集《有诗为证》的后记中写道:“写作者,只有写才是硬道理”,深以为然。对于诗歌我一向认为能写到什么程度,能写出什么东西都没有写作本身重要。写作就像一个人渴望长出翅膀一样,是本性使然。有的人身在美境,却眼中无美,有的人即使身处平常,却总是能在平凡处发现不平凡。慕白的这部《有诗为证》正是通过他的游历与对人生的感悟,开掘出平凡中的不平凡,给予阅读者新鲜的体验和认知,特别是他诗中那些真实、真切、真挚的瞬间,尤其触动、打动、揪动阅读者

的心腑。他通过他的行走——眼观、耳闻、心感去显现一种真实的存在。

在他对这些题材的倾心关注中,突出地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厚爱。从慕白的诗中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懂得语言之奥秘的人,他的语言平凡处见雄奇,语言的内部更凸显出一种精神之力,“皮囊用旧了/灵魂长满皱纹”(《饮酒记》);“兰开花才算花,不开是草”(《终南捷径》)等,在他对语言的应用中,语言具有了意味深长的表现力,他不仅将自己的的人生经验与感悟不动声色地植入诗中,还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,在看似无意识的语言流泻中表述了他那深邃的、奇异的思想情感、人生境遇与对人生、对现实的哲理思考。

这个自由的吟唱者,以诗歌这种崇高的艺术形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,就像他在他的诗《我的脚长出了根》所写的那样:“包山底的风/一次次地想把我吹走/但几十年了/我依然还在这里”。虽然语言明白如话,但却比一般白话更高一层,从中彰显四种元素:真切、力量、坚忍和本质——情感的真切,人性的力量,人生态度的坚忍和呈现生活的本质,言简却做到了透亮而又深刻。

“在路上”一直是诗人慕白的人生常态,一个诗人对存在的关怀愈深,愈能获得存在的广度和深度,愈能道出事物的本相,觅得自我生命的奥义。慕白在路上的敞开性与无限的可能性成为他人生的寄托,当他人抵达“别处”的同时,诗歌也随之抵达。他诗歌的重心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的“陌生”和“别处”,

而是身处其中的道出与获得。如《运河辞》:“水能去的地方/船也想去//船能去的地方/皇帝也想去/只有墓碑不想去//我在通州游船上/看到荻花在飞/顺着水流的方向/飞”。此诗通过诗人游船观光的契机,在“水”那里,获得了人生诸多的启示与可触摸的质感。诗人并没有落入俗套地去直接描述“游船观光”的具体过程,而是从自我的认知出发,从“水”“船”“皇帝”“墓碑”“荻花”“水流”这些词语中接通“运河”的前世今生,全诗无一字提到“运河”却无一字不是“运河”的变迁,而尾句的荻花飞、再飞,喻示了生生不息的运河又一次复活。慕白诗的独特,在于他的诗可以多重解读,而只有耐得起咀嚼的诗,其诗本身才具有他这种“想象的扩大性”。

诗歌是不设防的,推开虚掩的门就可以进入,在诗歌那里,成为熟知,所谓的诗歌共鸣大概也就在于此。我始终相信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诗,相反,什么样的诗映照什么样的人。从阅读慕白的诗歌中,大致可以得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率真,不虚饰,直抒胸臆,不掩饰内心的情感或情意,充满快意和狡黠的智慧。诗艺上不刻意,不造作,语言实在但并不直露无味,内在的气韵一气贯通,诗歌中有良知、有良心、有暖意、有人性。忠实于自己内心,忠实于真我性情,正是这真我的性情,构成了他诗歌的血脉江河。

《有诗为证》,慕白 著,阳光出版社 2024年出版,定价:58元

上架新书

江苏人民出版社 88元
《巨中砂明德著,江彦译
《江南:中国文雅的源流》



江南文化是如何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?江南的地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?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?本书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说了这些问题。

生活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75元
陈少明著
《问物:可触摸的意义》



本书是哲学家陈少明近十几年对“物”及其意义结构进行深入思考的成果。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心与物、道与器、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的关系,涉及对孔子“在陈绝粮”、王阳明“南镇观花”等历史典故和哲学公案的全新讨论等。

湖南文艺出版社 88元
《巨坂本龙一著,白荷译
《阅读不息》



音乐家坂本龙一在生前自传《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》中,提到他曾有个梦想,想做旧书店的老板。他从2017年开始,按照自己的阅读品味,秘密建造了一间私人图书馆。这间图书馆内收藏了一直陪伴在坂本龙一身边、为他提供创作和思考食粮的书籍。本书以文字的方式将坂本龙一的个人图书馆呈现给读者。

钱乘旦著
《风起云飞扬:钱乘旦讲大国崛起》



本书以钱乘旦教授开设的、颇受北大学生欢迎的“大国崛起”课程为蓝本,讲述15世纪以来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等九个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。

品书录

时代潮流下的人性变化

读萧耳《望海潮》

| 陈建奇 文 |

很早就喜欢阅读萧耳老师的文学作品,从《小酒馆之歌》《中产阶级看月亮》《樱花乱》《林中空地》《鹤桥仙》到最新的《望海潮》。

《望海潮》有三个取景点:三门、义乌、杭州。可以说每个作家进入一个小说的方式,都是奇奇怪怪的。义乌小商品市场,有意无意的女性意识,萧耳敏捷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,把握住了时代的面孔,还原到复杂的人性上来。从琐碎平淡的生活中,攫取了最能反映当今的生活场景。

如果说《鹤桥仙》是一个更关注爱情的文本,《望海潮》则在何朵朵的故事里容纳了时代的浮沉。《望海潮》中的主角乡下丫头何朵朵,生于浙江三门何家村。何朵朵因为长得矮小,又是相貌平平,没有姐姐何作儿有那么好看的丹凤眼,更比不上姐姐的姣好身材、清纯可人讨人喜欢的好模样。丑人多作怪,貌不美,心却比天高。她认识的朋友伟国虽比不上姐夫沈波,但为了实现朵朵自己的野心与欲望,只能一步步来,朵朵身在杭州,身心寂寞。骑驴找马,她默许了伟国的亲狎,也是伟国折断了她高飞的梦想。

同样,在朵小姐和阿奎身上,两人终究不是一路人。朵小姐对生活有野心,对更好的生活充满向往和羡慕,她向往出国旅游,向往更大的房子,向往一辆好车,向往漂亮的服装和包包,向

往都市生活……她想有个能干的男人做靠山。而平庸的阿奎随遇而安,不思进取,粗茶淡饭就能安身立命,他的人生是脚踩西瓜皮,滑到哪里算哪里,他混沌,不管事。朵小姐要的生活,她自己挣不来,阿奎也给不了。

萧耳的小说会按照人性的本能走向而铺展,她没有去讨好大众的口味来叙事,在何作儿与沈波身上,何作儿应该是守家护女的主儿,平安的小康日子过得按部就班。事情就出在夫君沈波身上,在体制里沈波要往上蹿,怎么个蹿法,他没有其他好的资源,最好的资源就是他老婆何作儿,为了讨好上司,他牺牲了自己老婆的身体。何朵朵知晓姐姐无奈的出轨,并没有表现出惊讶,反而劝导何作儿“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好人,也没有那么多坏人。只是你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”。对比何姐妹,何作儿还是属于理性生活高于内心生活,何朵朵是感性生活多于理性生活。何作儿她本来就有自身的优势,不必用奉献的手法去获取她想要的。何朵朵无论自身的长相、学历、身高,都要比何作儿欠缺一点,那何朵朵敢作敢为,物欲情欲也强于何作儿,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她会豁出去。小说的最后部分,何作儿在妹妹何朵朵的开导下,突然有了顿悟,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,而且这一顿悟与自己今后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。何作儿在众人眼里一直

是个好姐姐、好妻子,为了家,一直压抑着自己的个性和追求,牺牲了自我,奉献了自己,为他人而活着。

萧耳是一个有灵性的作家。毛尖说萧耳“她愿意在《红楼梦》里醉生,也能够在《蝴蝶梦》里横枪。真喜欢看她对笔下男女又是骂来又是爱”。萧耳曾在好多年前就说过“文字几乎成了一个人全部的精神支柱,它的力量,是宗教,或许只有同一道上的人才能理解这感觉”。这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的优秀小说,更是一部女性寻找自我认同的小说。

萧耳的叙事艺术,是她在多年媒体行业里、在写作的磨炼中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。另外方面,快速变化的生活也在推动着她技巧更为成熟自然的叙事风格。

我们从伟国、朵朵身上,总能照见浙商的影子,台州人的脾性。萧耳的《望海潮》无言地纠缠着受伤妇女的灵魂,妇女同样要和男人一样去追求幸福的生活。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似乎又处于弱势地位,慈爱、坚忍,渴望生活的热情,又往往是徒劳的挣扎,流露着无尽的忧伤。生而为人,无论是朵小姐,还是你我,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,我们一生能跨过几道门呢?

《望海潮》,萧耳 著,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4年3月出版,定价:68元